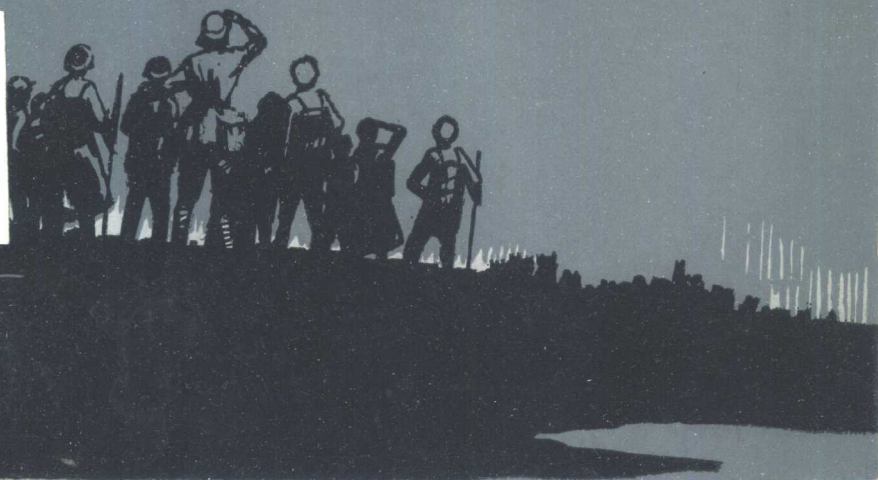


向东方

杨 平



向 东 方

杨 平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呼和浩特

向 东 方

杨 平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农牧场总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11千 插页: 2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0,500 册

统一书号: 10089·222 每册: 0.75 元

内 容 简 介

这部反映少年儿童斗争生活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派部队设法寻找和保护被日本侵略者和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政府奴化和摧残的一批蒙古族孤儿的故事，运用历史事实真切地表现了党对少数民族儿童的关怀和爱护。

作品富于革命激情，热烈地歌颂了党和人民军队，以及各族劳动人民间的骨肉深情，无情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和一伙民族反动派的阴险、狡诈和凶残，展现了尖锐复杂、扣人心弦的斗争场景。鲜明地塑造了红军老战士云舒、刘胜等革命英雄形象，对奥仁、特木尔、钢巴图、苏和、斯琴和铁柱等蒙汉族少年儿童的刻画也栩栩如生，各具特色。

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笔触朴实细腻，文字优美抒情，读来亲切感人，是一曲颂扬党，颂扬民族团结的赞歌。

目 录

第一章	没根的沙蓬	1
第二章	友谊的力量	20
第三章	冲出大火焚烧的城	37
第四章	随风飘向草原	53
第五章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68
第六章	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	87
第七章	革命的后代	110
第八章	闪光的军号	126
第九章	在毒蛇出洞的时候	144
第十章	内战烽火在燃烧	162
第十一章	驼铃叮当	180
第十二章	白桦林里	196
第十三章	行军在沙漠里	214
第十四章	指导员，你在哪里？	229
第十五章	善良的人民	242
第十六章	谁能保护这群孩子	254
第十七章	错误的决定	268
第十八章	党的孩子	282
第十九章	向东方，前进！	295

第一章 没根的沙蓬

一九四五年的初春。

察哈尔草原上还是冰天雪地，飕飕的西北风象刀子似地刮着积雪上面闪闪发光的冰壳，冰雪沫子随风在空中飞扬，草原上白茫茫一片。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偻着腰，低着头，顶着强劲的西北风，吃力地走着。他身穿一件破烂的白茬羊皮袄，腰间扎着一条牛毛绳子，衣角时时被卷起，象是老鹅的翅膀在忽扇着。

在这样的坏天气里，他往哪儿去呢？谁也不知道，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为了不冻死在冰雪的草原上，只有不停地往前走，管它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眯缝着眼睛，机械地迈着腿，不时地抽动几下冻得通红的鼻子，他不是怕冻坏了鼻子，而是想从风中嗅到炊烟味儿和畜群味儿。

突然，他那踏在积雪中的双脚不动了，那本来眯缝着的眼睛猛地睁开了，象两颗闪光的星星。他歪着头听着，听着，在他那削瘦皴裂的小脸上出现了笑容。

听，嗒嗒的马蹄声。

听，嘎吱嘎吱的车轮碾冰雪声。

那孩子把包头的羊羔皮扯下来，翘起脚尖，手搭凉篷，朝着发出车马声的方向望去。

雪烟中，出现了两辆大胶车，车旁还有两个骑马的人。看样子不象是走“敖特尔”^①的，因为车后没有畜群跟着。噢，这一定是去盐湖拉盐的。和人家好好说一说，也许能搭上车。孩子迈开大步向车队跑去。

距离越来越近了，可他突然停住了，他看清了，这不是拉盐的车队，而是押解犯人的车队。

两个骑马背枪的伪蒙古军，押着车队走过来。

“滚开！”一个戴狐皮帽子的大兵举起马鞭子朝孩子头上抽来，这个孩子象个机灵的黄羊，倏地一闪，窜到路旁的深雪里。

“这是些什么犯人呀？”那孩子惊奇地望着车队，车上挤满了冻得浑身发抖的孩子们，个个愁眉苦脸，破皮帽子和眼睫毛上挂着雪白的霜花。不用问，这一定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

“他们犯了什么罪？往哪儿押送他们呢？”站在雪地上的孩子心里想着，眼看着车队从他面前走过去了。车上有个岁数和他差不多的小姑娘偷偷地向他做着手势。

“她这是什么意思？是叫我快跑？我又没犯法，干么要跑呢？”这孩子没理那个小姑娘的茬儿。

车队走远了，车轮声和马蹄声渐渐地消失了。

这个男孩子皱着眉头东张西望，怎么办？往哪儿走？茫茫的雪原上看不见蒙古包，也看不见一缕炊烟。

^①牧民到另一个水草好的地方去放牧，叫走“敖特尔”。



“该往哪儿走呢？”孩子忧愁地四面张望，天地虽然这么大，可是到哪儿能找到个安身的地方呢？

这孩子是谁呢？他是扎旗温都苏王府的小牛倌特木尔。他很小的时候，阿爸因为犯了“重罪”，被王爷杀了头，他和额吉^①便成了王府里戴“罪”字的终身奴隶了。当他刚和牛犊一般高的时候，便给王府当了小牛倌。

去年夏天，有一天他赶着牛群放牧归来，路过王府的时候，他看见酒足饭饱的温都苏王爷、福晋和小王爷正站在王府门前的高石阶上，得意洋洋地看着他家那兴旺的畜群。特木尔知道小王爷一肚子坏水，他躲在牛屁股后面，想悄悄地溜过去，但他没躲过小王爷的眼睛。

“过来，放牛的黑骨头^②！”小王爷尖声喊叫道。

特木尔假装没听见，用鞭杆子戳着牛后腿，催促它们快点走。但没走出几步，就觉得耳朵一阵火辣辣的疼，双脚也离开了地面，他斜眼一看，看见了王府大管家的那张满面油光的胖脸。

“你聋啦？没听见小王爷在叫你吗？”大管家扯着特木尔的耳朵，把他拉到台阶前。

小王爷象个皮球似地从台阶上跳下来，凶狠地抢过特木尔手里的鞭子。

“趴下！趴下！给我当马骑！”小王爷虽然比特木尔岁数小，但他肚里装满了奶油、酥油果子和肥羊肉，浑身滚圆，活象一口大肥猪。

①额吉，蒙语，妈妈。

②对奴隶的蔑称。

特木尔知道这一关躲不过去了，只好趴在地上。小王爷纵身一跳就骑在他背上，特木尔只觉得背上象压上了一座山。

“快！快！快跑！”小王爷用鞭子抽打着特木尔的屁股。

特木尔忍着疼，用力把胳膊支撑起来，驮着小王爷在地上爬着。

“快点儿！快点儿！”小王爷不断地甩着鞭子。

劳累了一天的特木尔又饿又乏，背上的这口肥猪简直快把他的骨头架子压散了。

小王爷看着呼呼喘气的特木尔，故意使劲往下压，特木尔招架不住了，胳膊一软，平板板地趴在地上，啃了一嘴土。

王爷和福晋看特木尔那灰眉土眼的丑样儿，笑得前仰后合，小王爷更来劲儿了，大声吆喝着：

“起来！起来！往台阶上爬！”他连抽特木尔几鞭子。

特木尔咬紧牙关，用力支撑起颤抖的胳膊，驮着小王爷向高高的石头台阶上爬去。

一层层台阶就象一层层天，真难往上爬。汗水和泪水糊住了特木尔的眼睛，他拚命往上爬，爬啊，爬啊，一层，二层，三层……，特木尔抬头一看，还有三层，就象三座山峰似的。

“你不快爬，看什么？”小王爷一拳头砸在特木尔的后脑勺上。

特木尔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眼前蹦出数不清的小星星，天旋地转，就好象从敖包山上跌进深不可测的淖尔①

①蒙语，湖。

里……

他和小王爷都象从雪峰上滚下来的雪球，骨碌碌地滚跌下来。

王爷和福晋大惊失色，惊叫着从台阶上跑下来，去救他们的独根苗儿。

“哎哟，老佛爷保佑，保佑我这命根子！”福晋抱着小王爷哭声哭气地喊着。

浑身是土的小王爷确被吓得丢了魂儿，鼻子流着血，额角被划开了个口子，鲜血糊住了他的眼睛，他拼命地狂叫着：

“摔死我啦，眼睛摔瞎啦！”

“你个老糊涂，倒是快点想办法呀！”福晋一边骂王爷，一边向大管家吼道：“快，快去把嘎拉僧喇嘛叫来！”

“扎！”大管家象股旋风似地飞跑了。

福晋抱着小王爷哭喊着向王府里走去，回头冲着王爷喊道：

“把那个黑骨头的皮给我揭下来！”

特木尔昏头昏脑地从地上爬起来，还没等他闹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皮鞭就象暴雨似地落在他的身上。

“打死你这个该死的奴才！”王爷边骂边打。

每一鞭子都象刀子割了一下，火辣辣地疼，特木尔只觉得眼睛在冒火，身上在冒火，好象被大火包围了。就在这时，突然看到额吉那惊慌悲痛的脸，那张病的又黄又瘦、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头栽进额吉的怀里，便昏过去了。

漆黑的夜，远处响起了沉闷的雷声。

“额吉，我疼啊！”被雷声震醒了的特木尔，在额吉的

怀里呻吟着。

额吉沉默着，用滚烫的手轻轻地抚摩着特木尔脸上和身上那隆起的一道道鞭痕。

一道耀眼的闪电照亮了牛棚，特木尔吓了一跳，他看见额吉那惨白的脸上血迹斑斑，印着七横八竖的青紫鞭痕。

“额吉，你——”特木尔把脸蛋儿紧贴在额吉那张又烧又肿的脸上。

额吉已经病了一年多了，一吐血就是一大碗，几次到嘎拉僧喇嘛那里去讨药，但家里穷得连一张好羊皮都拿不出来，那个贪心的喇嘛怎么能白给药呢？最后特木尔起早贪黑的给他拾了两车干牛粪，他才从佛龕上的铜香炉里捏了几撮香灰，又从个白磁瓶里倒了点黄面面。额吉吃了这付药，什么事也不顶，照样吐着血，照样带着病去给王府干活儿。

“额吉，他们为什么这样欺负咱们？是因为阿爸犯了大罪吗？”

“他什么罪也没有犯！”额吉挣扎地坐起来，气愤地说。

“那为什么王爷杀了他？”

“因为他给穷人办了好事！”额吉长长地叹了口气，嘴里喷出一股烫人的热气。“特木尔，你也大了，也懂事了，该把这件事告诉你了，我是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万一我——”

额吉含着热泪向特木尔讲述了阿爸的事……

原来特木尔家乡的北面，有个淖尔，它是王府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神湖，传说这湖心里有座神庙，里面住着一个长九个头的神龙，它是王爷家祖祖辈辈的守护神。每年春秋两

季，历代王爷都要亲自到湖边来祭祀。王法上规定：除了王爷和念经的喇嘛外，任何人不许踏入这块圣地，违者处以重刑。

特木尔三岁那年的冬天，阿爸放牧马群，遇到了暴风雪，马群惊了。马子不同别的牲畜，它是顶风跑。阿爸跟着马群顶风跑了一黑夜，第二天黎明时，风雪停了，他把马拢到一起，这一黑夜不知跑了多少路，也不知跑到哪儿来了。他在马背上直起腰来一看，哎呀，可真把他吓坏了，原来是闯进了王爷家的圣地——神湖边上。阿爸急忙去赶马群，但那些马子却死不离湖边，低着头去吃那一枝枝雪白闪亮的花。阿爸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马群赶走了。当他离开湖边的时候，看见那湖边上朵朵的白花随风摇动，就象是向他招手哩。他常年在草原上放牧，什么样的花儿没见过，可就是没见过这样的花，那些雪白的花在朝阳的映射下，闪耀着宝石般的光彩。

仙山出灵芝，圣地出宝花，这圣地的奇花一定能给人带来吉祥，让神来保佑小特木尔吧！他慌慌张张地折了一枝，跳上马，赶着马群回去了。

一进家门，阿爸便把那枝花给了小特木尔，但他取回羊粪砖准备升火煮奶茶时，他发现小特木尔正津津有味啃着那枝花。

“达布素！达布素^①！”小特木尔高兴地叫喊着。

阿爸跑过去，用舌头一舔，咸咸的，真是盐！

盐在草原上是多么宝贵的东西啊，人需要吃盐，牲畜也

^①蒙语，盐

需要吃盐，牧民们买点盐比买嘎拉僧喇嘛的药还费劲。

阿爸舔着盐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就是在那年春天，那个和王爷有深厚交情的旅蒙商在深夜里带着驼运队来了。大管家叫阿爸去帮助卸驮子。他一边卸，一边用手摸，布呀，面呀，烧酒和砖茶，还有五口大铁锅，可就是没带盐来。

“这个该死的买卖人，明知道草原上正缺盐，他却偏偏不带来，不知道他又在耍什么鬼。”阿爸心里骂着。

没过两天，阿爸才知道那五口大锅的用途，原来是王爷身上长了一种什么癣，叫嘎拉僧喇嘛用神湖的水熬一种什么药，那大锅就是熬药用的。

王爷派兵把召庙围的严严实实，嘎拉僧喇嘛和大管家在庙里熬药，什么人也不许进去。

隔了不多日子，听说王爷的病被治好了。可是不久，大管家便和那个旅蒙商在草原上卖起盐来。

阿爸有时很纳闷儿，旅蒙商没带来盐，怎么他们却卖起盐来了呢？现在他明白了，他们熬的不是药，而是用草原盐湖的水熬成了盐，然后高价卖给草原牧民们。

阿爸气得两眼冒火，他拿起那半枝达布素花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里，阿爸回来了，背回来一口袋雪白的盐。

“这回好啦，咱们穷牧民再用不着花钱买盐了，咱们子孙万代也吃不尽盐湖里的盐。”

王府里的盐堆成了山，但没人买，这是怎么回事呢？王爷派人去调查，这才知道了盐湖的秘密被牧马人阿拉坦仓给揭开了。王爷一面派兵守住盐湖，一面把阿爸抓了去，说他犯了王法，给他戴上了五十斤重的大枷，游乡示众。可是他被

游到哪里，哪里的乡亲们就敬他奶酒和哈达。旗兵们打，打不走；轰，轰不散，有个说书的老艺人还给他编了一个歌儿。

王爷和官府都慌了手脚，生怕老百姓起来造反，在一天黑夜里，把特木尔阿爸秘密地杀害了……

“你阿爸就是犯了这样的罪！”额吉愤怒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一声巨响，雷声把牛棚震得直晃，额吉一弯腰，哇哇地又吐起血来。小特木尔忙去给额吉捶背，可是那血呀，象喷泉似地喷个不停。最后总算止住了，额吉虚弱地躺在干草上，一手蒙在眼睛上，一手放在特木尔的头上，昏昏沉沉地说：

“我的苦命孩子，你这么小，我要是死了，你可怎么办——”

额吉话没说完，手脚都凉了，身子也僵了，眼角上挂着两颗象珍珠般的泪珠，额吉含恨地死去。

闪电雷鸣，暴雨倾盆，小特木尔伏在额吉的身上痛哭起来。

正在这时，王府的挤奶妇桑吉玛大婶顶着大雨跑来了。

“孩子，快逃命吧，小王爷一直昏迷不醒，嘎拉僧喇嘛说他的魂被恶鬼捉去了，要拿你去当昭力高^①。”

“大婶，额吉死了！”特木尔哭着说。

桑吉玛大婶走到额吉身旁，用手把她的眼睛合上，流着泪说：

“苦命的人啊，你走了，可是孩子怎么办啊？”

风雨声中，传来了刺耳的铃声，这铃声把桑吉玛大婶从

^①蒙语，替死鬼的意思。

悲伤中惊醒，她抹着泪对特木尔说：

“你快逃命去吧，长大了想着回来给额吉上坟。”

就在这暴风雨的夜里，特木尔满怀着忧伤和仇恨，离开了家乡，孤孤单单地流浪在荒原上……

特木尔倒羡慕起刚才走过的那些孩子们，他们虽然被绳子拴着，但他们有伙伴，有朋友；自己虽然没被绳子拴着，但孤零零的一个人，伙伴是风雪，朋友是星星。

特木尔惆怅地望着车队消失的方向，噢，什么人又来了？一个骑马的直奔这里跑来，马蹄下冰雪纷飞。

这是那个戴狐皮帽的伪蒙古兵，特木尔怕拦住人家的路，赶紧闪到一边去。可是那个兵象只箭似的，直向他射来，还没等他明白过来，已经被那个兵抓起来，捺在马脖子上。

风在耳边呼啸，不一会儿就赶上了车队。

“班长，我把他抓回来了！”

“扔到车上去！”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班长说。

特木尔象个雪球似地被扔到车上，撞得一个女孩子尖叫了一声。

“叫你快跑你不跑，看，到底叫人家给抓来了。”这就是刚才向特木尔打手势的那个女孩子。“快坐下吧，要不人家就该用皮鞭子抽你了。”

“你们都咋的了？为什么用绳子绑着？”特木尔看车上的孩子们，他们的右胳膊被一根长绳子捆着，串成了一长串。

“他们怕我们跑了。”那个女孩子回答说。

“怎么，你们犯了什么罪？”

“犯罪？”一个男孩子搭茬了，“我们是上学去。”

“你们都是财主家的孩子？”特木尔问，他心里想，穷人家的孩子当然是没钱进学堂了。

那女孩子苦笑了一声，指指身上的破烂衣服说：

“财主家的孩子能穿这样的破衣服？”

“那你们怎么有钱去念书呢？”特木尔追问道。

“我们都是没家没亲人的孤儿，被财主卖给德王了，说德王办了个什么学校，不收学费。”那女孩子解释说。“喂，你叫什么名字？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叫特木尔，从——”特木尔停顿了一下，转转眼珠子说：“从很远很远的地方。”

“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哪儿？”那男孩子追问道。

“就是很远的地方嘛，离这儿有七、八个月的路程。”

“哎呀，那么远？”那男孩子吐着舌头瞪着眼说。“那你你是从天边来的吧？”

“什么天边，我是从大草原上来的。”特木尔不耐烦地说。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阿爸阿妈呢？”女孩子问。

“都死了。”特木尔忧伤地说。

“噢，你也是个孤儿，那你就和我们一块去念书吧。”

那男孩子拉着特木尔的手，热情地说。

“我没钱呀。”特木尔还没闹清楚是怎么回事。

“奥仁不是和你讲过了吗，这学校不要钱，是个大王爷办的，进了学校就都成了王爷家的人了。”

“什么？你们是王爷家的人？”特木尔象被火烧了一下似地，脸刷地白了。